

光荣

李晗旻

(南京市新点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 210000)

那年，他走了，我的世界少了一道光……

第一次见到那孩子的爷爷，内心便不由地一颤：这世上竟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！

“李老师，孩子交给你了，几点下课呀？”老人的笑语将我从恍惚中拉回了现实。

“哦哦，八点二十！”我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掩饰自己的莫名失态。

“好的，谢谢你！”老人微笑着转身离去之际，我再次凝神：笑容、背影……太像了……

自打有记忆起，我便知道自己有两个“爷爷”，一个是自己的亲爷爷，一个是爷爷的亲哥哥，也就是我的大爷爷。也许因为祖辈总是对自己孙辈极宠，从小被六位老人围着转的我，真算得上是泡在陈年的蜜罐子里长大的了。而爷爷奶奶作为老一辈的教师，尚不敢对孙子过于宠溺，所以大爷爷一直是最为无条件“溺爱”我的那一个。

现在想想，小时候的家教真的很严，别的孩子总能通过撒娇喝到自己想喝的饮料，我却在家人的管教之下，常常只能隔着瓶子去幻想其中的美味。有一次，大爷爷来看我时，正巧赶上我在哭闹着要喝“AD钙奶”。他进门后见状，鞋都没脱，也还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径直拉起我的手，只是狠狠地剜了拒绝我要求的长辈们一眼，回头便出了门，直奔外边儿的小卖部。大爷爷的话很少，所以他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紧紧攥着我的手，脚步飞快，如同是在赶一趟随时会开走的火车。到了小卖部，他毫不犹豫地取下整整一板“AD钙奶”，戳开一瓶递到我的手里，接着把剩下的，一瓶一瓶从包装中“掰下”，塞满了我的每一个口袋。直到这时，大爷爷依旧没有言语，他只是看着心满意足的我，微笑着。其实，那时的我并不是真的多么喜欢喝“AD钙奶”，只是单纯地耍小孩子脾气罢了，可大爷爷却会将我的每一个动作刻在心里，因为从那次之后，他每次来看我时，都会带上一整板的“AD钙奶”。

大爷爷是我记忆中，唯一真正为我诠释了什么叫做“有求必应”的人，广场上的航空模型、小卖部的玩具、过年玩的摔炮……只要我眼神一停留，下一刻他一定会把我想要的东西递到我的手中。那时的我只知道恃宠而骄，其实根本不明白，大爷爷的条件其实并不是太好。有一年春节，我们在大爷爷家吃完饭，他非要给我红包。原则性极强的父亲自是不肯，极力推还给大爷爷，万万没想到看似年迈瘦小的老人在那一刻表现得无比的坚决，平时不多的言语也变得如连珠炮一般：“哎！农农莫吵，这是把你家旻旻的！现在过年！莫这么多讲究！哎呀，快点！真

没几多钱……”甚至推搡间，还差点一把将坚持锻炼的父亲推进水槽。终究还是年轻力壮的父亲占了“上风”，硬是将红包塞回了大爷爷的口袋，可还没等我们说什么，大爷爷突然沉默了，低头板脸，坐回了他的摇椅。这下父亲可慌了神，不知该如何劝说自己的大伯，只得派我出马，乖乖接过那薄薄的红包——里面“只有”50块钱，但我知道，这是大爷爷能给予我最好的新年祝福。因为在我接过红包的那一瞬间，大爷爷板着的面孔上突然有了神采，一如枯木逢春般，眉头舒展，笑意盎然。

“每个人都会长大，每个人亦会老去。”这个道理谁都明白，但总是会被时光打个措手不及。我上高中时，大奶奶走了。从那时起，大爷爷似乎苍老得特别快，不光身体，连思维都逐渐枯萎。大四寒假，又是春节，我们照例来到大爷爷家拜年。因为老人的身体欠佳，所以我们只是坐坐就走，并未准备留下吃饭。父亲和大伯磕着瓜子聊着天，大爷爷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又似乎在极力地想着什么。我握了握他的手，这曾经有力的、滚烫的手，曾经牵着我都能让我生疼的手啊！已经变得颤抖、冰凉。忽然，父亲站起身，示意该回去了，让老人家早点休息。可大爷爷也费力地撑着椅子扶手站了起来，从口袋里缓缓掏出一叠并不崭新却很整齐的零钱，用僵硬的手指慢慢数着：一张、两张、三张……我亲爱的大爷爷啊，刚刚在努力想着的事，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给最宠爱的侄孙儿压岁钱啊！我的鼻尖一酸，差点流下泪来，赶忙将钱轻轻接过，如父亲当年那般塞回了大爷爷的口袋里。大爷爷看着我的动作，并没有如上次般生气，而是拍了拍我的手，笑了。这个瞬间，我想起了当年塞满口袋的“AD钙奶”，想起了当年的骄纵，本是美好的回忆，却莫名有点想哭。

……

我真的从来没想到，那竟是我见到大爷爷的最后一面。那年春末，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，他告诉我，大爷爷走了，走得很安详。我挂了电话的瞬间，蹲在宿舍的阳台上痛哭失声。我生命里的那道光，熄灭了。

这也是我一直以来不愿提及、不愿记录的记忆。

……

如今，心中的伤痛已经平息，可那道光也不再明亮。我依旧感激那位学生的爷爷，勾起了我的回忆，让我记忆中模糊、破碎的片段重新变得完整、清晰，亦能变成文字，一直留存，不再害怕遗忘。

以“光荣”为题，不仅是因为大爷爷赋予我的“光荣”，也因为我的爷爷名叫“李光华”，而大爷爷，姓“李”，名“光荣”。